

資治通鑑綱目

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起丙午 西楚霸王四年 凡

五十二年

午丙

秦丞相范雎免

秦昭襄王五十二 楚考烈王八 燕孝王三 魏安僖王二十 二趙孝成王十一 韓桓惠王十八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

楚以荀况為

蘭陵令

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

要在附民夫仕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二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陝隘其使民也酷烈無由之以慶賞錮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為眾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相文之節制相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銳士不可以當相文之節制相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

列國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攻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倭刃者死犇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羆狐之聚。楚人遷

魯于莒而取其地

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十 魏人殺衛君而立

其弟弟魏壻也

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 秋秦王稷薨太子

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伐趙趙敗之

遂圍燕燕王使栗腹約驪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鄼將渠曰

列國



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

**趙公子勝卒**

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

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薨

**子楚立** 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伐齊**

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

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

魯仲連乎

**拔聊城齊伐取之**

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

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為**

**相國封文信侯**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

**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二凡有七邑

**秦**

**伐韓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

**其君於卞為家人** 是為頃公

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

趙十八韓二十五齊十七年

**日食**

**秦伐趙定太**

**原取三十七城**

**楚黃歇徙封於吳** 春申君言於楚

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

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盛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

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

**太原郡**

**秦伐魏魏公子无忌率五國之**

列國



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蒙鷲伐魏取高都汲魏王

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鷲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東縮高而致之不然无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劓頰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政生十三年矣

國事皆委於文信侯魏仲父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為也

秦鑿涇水為渠

韓

秦王政元楚二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溉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由是秦益富饒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犇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 秦大饑。秦伐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

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列國

巳丁

辰丙

卯乙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  
火多閒謀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  
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趙邊兵亦以為吾將  
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  
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  
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  
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  
于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  
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魏公子无忌卒秦既  
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魏公子无忌卒秦既  
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閒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  
公子云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  
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  
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  
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乎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  
鄰國君乎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  
子辭

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  
四趙二韓三十齊二十二  
春秦伐魏取囂有詭

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  
增元趙三韓三十一齊二十二  
秦伐魏取二十

### 城置東郡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  
趙四韓二十二齊二十四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

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  
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

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  
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  
朱英為春申  
君曰先君時

庚申

己未

戊午



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二不能愛許鄢陵割  
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聞也楚  
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

**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秦七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三  
趙五韓二十三齊二十五秦伐魏取汲

秦八楚二十四燕十六魏四  
魏與趙鄴

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  
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秦伐魏取垣蒲。夏

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秦王冠帶劍

○秦伐魏取衍氏。○秋九月秦嫪毐作亂

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

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

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

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戰敗走獲

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資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

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

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存亡聖主所欲

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

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

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

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王宗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

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

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

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



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園入臣為君殺之春申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云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

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  
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八  
冬十月秦相國呂不

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  
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秦大索

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  
齊趙入秦置酒

秦十一楚二燕十九魏七  
趙九韓三齊二十九  
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

取九城。趙王偃薨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  
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

以無行  
聞於國  
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  
幽穆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為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秦助  
韋恐誅飲酖死



魏伐楚

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九趙二韓五齊三十一年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且安秦師敗績

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秦伐趙取且安平陽武

城○韓遣使稱藩於秦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

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

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

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

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

用李斯諸之下吏自殺揚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

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

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

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秦伐趙取狼孟番吾

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初丹嘗質

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二趙五韓八齊三十四年秋九月韓獻南陽地

于秦○代地震圻東西百三十步秦內史勝滅

韓虜王安置潁川郡○趙大饑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

殺其大將軍李牧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

列國

卯丁

辰戊

己己

午庚

未辛

申壬



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二凡五國

秦滅趙虜王

遷秦王如邯鄲

故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

秦軍屯中山

以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

軍上谷○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

芻殺之自立

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 代王嘉元年 舊國五新國一凡六 燕太子

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

圍薊

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約三晉連齊楚媾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云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荆

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為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相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

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

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揜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

刎丹犇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

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揜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

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劔王遂技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擗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  
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  
大破之

亥乙

秦二十一楚二十九  
魏二齊二十九代二年  
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

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秦李信伐

楚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楚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

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

子丙

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  
十代三年 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伐魏引

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秦王翦代之李

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

翦疆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

霸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

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  
一齊四十一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

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蕪南殺其將軍

項燕楚師遂敗走

秦二十四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

秦二十代五年 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滅楚虜王負

芻置楚郡

列國

寅戊

丑丁



秦二十五年燕三十三齊四十三  
代六年 是歲燕代云凡二國 秦王賁滅燕虜王

喜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

百越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

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其王取筆牘

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

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

國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為社稷耶王

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

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

百萬今二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

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郢大

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

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

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粹

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

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

歌之曰松柏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司

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鄰

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則秦雖彊暴烏得而亡之哉蓋以

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  
撤其藩蔽也烏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  
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  
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  
王為太上皇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  
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  
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  
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  
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  
而不惑矣 除諡法 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  
惑矣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  
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謀

秦始皇



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論法雖存而公道不暢  
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諡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  
笑則又不若不若不  
論之為愈矣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人鄒

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  
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  
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  
於法久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

**徙豪桀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

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  
子非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  
銷以為鐘鐻金人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  
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

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  
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王所以縱人慾悖天道  
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  
以天下自私自於是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  
國之制焉於是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  
之禮樂法度焉於是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  
池焉於是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十乘百乘  
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  
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  
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  
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  
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  
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  
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  
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  
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眾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  
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  
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  
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  
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

秦始皇



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出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况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

**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

縣反是 寫放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琊立石遣

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魯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蒞藉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繼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南登琅琊作臺刻石初燕人宋无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舡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伐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帝東游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

秦始皇



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

果刻石而還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

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或曰張良之計不亦陳乎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為謀耶

三十年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

防。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初始皇之碣石使盧

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二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二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發諸嘗浦云人及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

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蒙恬斥逐

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星見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

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

始皇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  
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  
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  
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  
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  
以為闕複道度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  
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  
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母  
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二百  
里內宮觀復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眾非  
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  
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

咸陽

### 院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

### 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二去始皇聞  
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

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皆院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  
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

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  
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

服盡誅石旁  
居人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

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

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

亥為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

始皇



位九月葬驪山

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

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采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誅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出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司馬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臯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袁

二世皇帝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

凡五 歲建國 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殺諸公子公

主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

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

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

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

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

主死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

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

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

當憂死之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復作

**阿房宮**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

咸陽三百里內

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

**於斬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

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

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

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

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技之攻斬斬下徇斬以

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

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桀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

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

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

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

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

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

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

**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崩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母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卅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鮒子順之子也

###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族其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黡略上黨

### 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沛人劉邦

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云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召劉季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為起



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齊人田儋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自立為齊王**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

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謂殺之因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

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

市走之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韓廣

至燕燕豪桀欲立以為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

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燕軍獲趙王既**

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而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

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

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

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楚將周市立魏公子**

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外為魏王而相之**周市定魏地諸侯欲定之市曰

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秦廢**

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為王而相之**衛君角為庶人**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

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

齊王儋魏王咎皆亡**沛公出戰破之**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

舊國一新國五凡六**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守豐而之薛齒降魏**十一月**

**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田

**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吳廣圍滎

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趙將李**

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戰死



良弒其君武臣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為

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慙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

得秦嘉起兵於郟。秦益遣兵擊楚臘月

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

之復以陳為楚

二出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

賀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洧人呂臣為蒼頭軍起攻城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諡

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

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勝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

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

為王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

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秦攻

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也

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

沛公得張良

以為既將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

良為既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

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

項梁擊楚王駒

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

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

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



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出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出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子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阮之居鄭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出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章邯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往來為游兵潁川

**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

**咎自殺**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

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齊人立**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

**田假為王**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王而以田角田閒為將相**秋七月大**

**霖雨**○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

**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

**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

**為中丞相**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唯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



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侍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戒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擄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

**楚立魏豹為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

**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

地兵不足憂乃比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比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



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  
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  
子冠軍諸別楚遣沛公伐秦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將皆屬焉  
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  
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  
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  
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  
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二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三魏二韓二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

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盪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  
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  
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為  
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  
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騫陳澤讓之要  
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當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  
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  
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  
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  
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  
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騫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  
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子不取  
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  
百人去之河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



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取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齧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非狂

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沛公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

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

司馬印欲度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轅轅六月略南陽郡守齧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齧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章邯以軍降楚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孰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于汧水上立以為雍王

八月沛公入武



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

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

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胥咸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即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廟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沛公擊嶢關破

乙未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二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

王司馬印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

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

七為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

韓王鄭昌齊王田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

賜文奉璽符節以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

軛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沛公入咸

漢楚



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

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疆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惟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  
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  
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  
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  
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諭之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項籍  
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率諸侯  
兵欲西入關

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  
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  
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  
沛公遣

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

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  
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  
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  
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  
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  
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  
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  
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  
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  
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  
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  
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避厄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云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

### 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二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

### 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 公為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

### 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丘

### 司馬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故嘗有德於

### 董翳為翟王

王上郡都高奴以勸章邯降楚也

### 徙魏王

### 豹為西魏王

王河東都平陽項籍自欲取梁地也

### 立申陽為河

### 南王

都洛陽以先下河南迎楚也

### 司馬卬為殷王

王河內都朝歌以定

### 徙趙王歇為代王

居代立張耳為常

### 山王

王趙地治襄國以從入關也

### 英布為九江王

都六以為楚將常冠

### 吳芮內為衡山王

都郴以率百粵從入關也

### 共敖為臨江

漢楚



王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徙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徙齊王市為膠

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以從楚救趙入關也田

安為濟北王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夏四月諸侯罷

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

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

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五月

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

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

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距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膠東

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

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

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王漢王以

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

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

漢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王漢王以

漢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王漢王以

漢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王漢王以



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

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

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

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

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

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

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

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

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耳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

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

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

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

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

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

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

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

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

徹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

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

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

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

漢楚

秦卒唯此人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  
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  
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幸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立  
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



而此擊齊西楚立鄭昌為韓王。燕王荼弒遼

東王廣。王陵以兵屬蜀漢。陵沛人聚黨居南陽到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

母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為八國又

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冬十月西楚霸王

項籍弒義帝於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擊

布共敖擊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

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

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

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齊地

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傳趙王而使夏說守代漢王如陝鎮

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還

都櫟陽。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

復立田假為齊王。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坑其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多所殘城

齊民相聚叛之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大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

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

杖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王聞

漢楚



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漢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 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

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願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

### 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

### 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 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



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徂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 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

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之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 滎陽

漢遂築甬道屬之

魏王豹叛漢  
漢王還櫟陽

立子盈為太子  
漢兵圍廢丘雍王邯自立

殺盡定雍地  
關中饑人相食  
秋八月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

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

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二冬十月韓

漢楚



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閒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父於是信耳佯棄旗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問之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

晦日食。十一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比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比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漢楚



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 漢遣酈食其

### 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酈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

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泚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

漢楚



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大軍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

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

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

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

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指成臯以東而屯鞏浴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君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君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教倉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與

秋七月有星孛于

大角○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

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漢楚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即漢  
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城疆劫  
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  
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 齊下之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  
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  
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  
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  
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  
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  
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  
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  
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  
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西楚四年 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

### 食其走高密 ○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

### 廣武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  
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  
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幸分我一椀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  
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  
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  
一編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  
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  
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  
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  
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脅王乃捫足曰虜中吾



指因病割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

**楚救齊十一**

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

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云城云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

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

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

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

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

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

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

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漢立**

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

廣武○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

望若來乃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

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

漢楚



爭張黡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泚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黡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許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

淮南王。八月漢初為筭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秋七月漢立黥布為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漢

王令軍士死者更為棺斂送其家。漢以

司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項羽自知少助食盡

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元年

凡

四十六年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

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

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

楚地悉定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

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有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

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

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

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

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

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

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

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

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

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舟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舟

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

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

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漢高帝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哉 **王還至定陶**

**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遣劉賈擊臨江

**王共尉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

**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

**也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二月王即**

**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 **更王后曰皇**

**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

**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

**諸為閩粵王**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

**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

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

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

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

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知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以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道所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

於敗亡也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

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

漢高帝



傳詣洛陽至尸鄉旣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取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

### 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

### 以季布為郎中斬

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

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 帝西都關中以

### 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系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執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

漢高帝



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穀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  
函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故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  
君賜姓劉氏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  
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  
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潁川盜起而往征之  
可謂能繩  
祖武矣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  
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  
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  
之明辨達禮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  
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  
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  
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  
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  
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

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  
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  
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計項氏之策則無一言  
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  
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  
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讎不可以不  
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  
西以再致吾復讎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  
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  
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  
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  
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  
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六月赦  
秋七月燕

**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立盧縮為燕王**

縮家與上同里開縮生  
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教尚帝  
長女魯元公主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後九

漢高帝



月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

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

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

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蕭何食邑獨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多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春正月

漢高帝



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

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

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交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

**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

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侯**

上已封大

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樓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舛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劔**

**復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



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  
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  
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柰何以一旦之功  
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  
平侯

### 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  
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  
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

### 五百斤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

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  
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  
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  
欲得單于一闕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  
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

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  
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言與者皆  
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  
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  
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  
原至

### 晉陽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  
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  
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  
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  
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  
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  
叢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  
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  
 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  
 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  
 置酒御史執法率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誼譁  
 罷酒御史執法率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誼譁  
 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奉常  
 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  
 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  
 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  
 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  
 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  
 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  
 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  
 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  
 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  
 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  
 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

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  
 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  
 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

**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

**乃解**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

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  
 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  
 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  
 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  
 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  
 見所長今目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  
 利愚以為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  
 亡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  
 未及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  
 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  
 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信公言  
 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

高帝



凡六出奇計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

輒益封邑焉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尋王也乃說王請

殺之敖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

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相等相謂曰吾王

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滄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

獨身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劾以上請之

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二月帝至長安始

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

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

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

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

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

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 置宗正官 ○夏

敝天下未必不由鄴侯啓之也 四月帝如洛陽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上東擊韓王

人貫高等壁人於廁 十二月還宮 ○春三月令

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芻操兵乘馬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

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

漢高帝



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

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高貫

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刎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剗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張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恨以忘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夏六月晦日食○以蕭

何為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

諸侯王國皆立廟○以周昌為趙相趙堯

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

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

漢高帝



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矣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海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无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云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

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 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

### 信夷三族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信辟左右曰公之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海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

漢高帝



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矣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韓王信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伏誅** ○帝還至洛陽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賢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上曰置之

**立子恒為代王** ○赦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

**詔郡國求遺賢**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 二月殺之夷三族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大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

漢高帝



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立子恢

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五

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

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

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

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雖

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禦為敵國禍且及

身矣秦失其政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主誅

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

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

馬而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

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

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

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

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獨

不見趙高之事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

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

敗楚軍遂引兵西

初淮南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

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

漢高帝

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

漢高帝

漢高帝

漢高帝



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貴赫得罪於布  
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  
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  
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麗山之徒自致  
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  
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  
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  
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  
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彊起見上曰臣宜從病  
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  
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起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

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  
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  
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  
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  
西而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

長沙王臣誘而誅之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

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帝

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帝

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

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  
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太尉周勃誅陳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漢高帝



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更以荆為吳國濞喜之子

也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陽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皆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疆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

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

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隱上林中多空地棄

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死自以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揺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  
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縮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漢高帝



之反燕王縮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縮縮乃陰使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不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縮縮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縮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立南武彥織**

**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

**其軍平傳噲詣長安**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類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夏四月帝崩**上擊黥布時為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布時為**盧縮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長陵**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

漢惠帝

打



申戊

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

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  
自迎入宮掖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  
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為人  
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徙淮陽  
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王友為趙王○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

之上坐太后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春

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隴西地震○夏

旱○秋七月相國鄭彥蕭何卒以曹參為

相國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

死不恨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勅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漢惠帝



二二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匈奴冒頓方

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悉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

王都東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

以配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省法令妨吏民者○除

挾書律○立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

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繆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宜陽雨血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城長安

○夏大旱江河水少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

參卒論曰九月長安城成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



丞相○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

軍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

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九月葬安陵太

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

為太子至是即位

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

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

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

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

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

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

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

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

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

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

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追尊父呂公為

宣王兄澤為悼武王呂欲以王諸呂為漸也春正月除三

高皇后

甲寅



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第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張敖子也封

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

山王。皆太后所名立吕台為吕王。太后使大謂者張釋風大

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吕國立台為王秋桃李華

乙卯 二冬十一月吕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

都山崩。○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

虛侯令入宿衛。○六月晦日食。○秋七月

恒山王不疑卒。○行八銖錢。○太后立山

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 三夏江漢水溢。○秋星晝見。○伊洛汝水

溢

丁巳 四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廢

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

弘以朝為恒山王。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

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

太后制天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戊午 五春南越王佗反。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

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秋八月淮陽王

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初令戍卒歲

高皇后



更

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春星晝見。匈奴寇狄道。行五分

錢

申庚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太后

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

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

民禮葬之民家次是為幽王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

梁王。秋七月立太為濟川王

太后所名封

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

謂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陽侯澤諸劉最

為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趙王恢

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

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

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

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

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

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揚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

高皇后

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

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嘗燕

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

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平日然奈何生曰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

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

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

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夏江漢

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

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

戡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

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

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

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

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

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

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

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

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

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

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竇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竇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

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

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竇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

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

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



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  
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揚氏曰諸呂擅兵謀  
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  
雖摧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  
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祖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  
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駭之  
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  
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  
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

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

赦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  
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  
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  
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  
失其政豪桀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  
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  
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  
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  
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  
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  
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召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  
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  
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  
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  
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  
位章弟東牟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  
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守  
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  
王於邸帝還坐前殿  
夜下詔書赦天下

##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



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以陳平

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

功益戶有差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切為陛下非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思

月除收帑相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

太子有司請蚤建太子上下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

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不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

二月立竇氏為皇后故立之弟也

窮養老之令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

督之刑者及有罪兩已上不用此令

楚王交卒元

漢文帝

元

論

卒

元

論

卒

元

論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令四

方母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

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

封宋昌為

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治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侯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繅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

不廣於天下也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王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

盜賊數君欲疆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又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

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喻領趙佗因此以

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賂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肯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以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入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



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出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子牡毋予牝老夫與佗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切疑長沙王諶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召河南**

**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獻

**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

**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斥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潁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漢文帝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  
纜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云養老之義云輔弼之臣退誹謗  
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誅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  
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  
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  
直與之馳駘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  
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各聞方昭四方鄉風  
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  
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  
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  
大禮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  
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  
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  
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  
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

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  
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  
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  
見人彘乎上說語夫  
**春正月親耕籍田**賈誼說上  
人賜盜金五十斤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云度  
耕或受之飢一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  
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  
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  
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  
借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  
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三

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 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

漢文帝



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

間城陽齊北王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

然後立皇子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

半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丞

相絳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

之國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

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賈高事發美

人亦坐係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非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海之封以為淮南王

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

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

稱制擬於天子表益諫曰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

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

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

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太臣許以趙王

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

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

漢文帝



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以張釋之為廷

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尉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

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

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

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

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此兩入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入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

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

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

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

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

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

臣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為廷尉上

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奏犯驛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

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

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

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丑乙

四年冬十一月丞相嬰卒以張蒼君為丞相

蒼好書博聞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

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漢文帝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顯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 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

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

###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之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

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

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壘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

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 五年春二月地震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為人事故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

古人脩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

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

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

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

### 夏四月更造四銖

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

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

鈇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

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

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

報其執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

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為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

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



王彘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士命者以鑄錢東煮海徙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 代王武為淮陽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

### 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

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蜀道載以輜車繇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非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諡曰厲王以列侯葬雍致守冢三十戶

### 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

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

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關氏使官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其甚親幸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散以示不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 以賈誼為梁王大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

流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矣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云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阜練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無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二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二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二為姦邪不可得也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居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二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云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

漢文帝



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  
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  
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  
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有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  
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  
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  
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  
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此三

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  
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威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威之以法令者法令極  
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  
則安致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  
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  
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

漢文帝



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下彼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則白冠繫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辜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此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義

戊辰 七年夏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罽魚

災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民有歌淮

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恃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

文帝

業 辜



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  
殺司馬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  
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  
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  
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  
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  
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  
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  
心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  
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  
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  
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  
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  
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之心  
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  
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后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  
於義義當而謂之  
屈法不知法者也

申壬

# 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梁懷王崩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  
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唯淮陽代二  
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守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  
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  
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  
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  
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阨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阨難  
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阨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  
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  
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  
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  
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  
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  
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  
或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  
甲

漢文帝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  
馬地闊劔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  
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耳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  
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為人峭直刻  
深以其辯得幸

###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  
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  
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

七六

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  
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  
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豈  
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  
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  
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  
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  
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  
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  
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與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十伍一里四里  
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  
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

漢文帝



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割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春三月除關無用傳○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曰聖王

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二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滌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



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今年租  
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  
耕以供粢

盛皇后親桑以奉  
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  
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

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  
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五月除**

**肉刑**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小女緹縈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

死者不可更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  
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  
諸當髡者為城旦春當黥髡者為城旦春當劓者答三

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  
賊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者皆棄

市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  
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

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  
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  
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  
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畜甚多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  
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赦作**

要上乃止以張相如藥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徒魏尚復為雲中守**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  
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

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

漢文帝



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博解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非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盡以饗士卒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入尚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非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

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士德草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紉

**夏四月** 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赦。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

**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

**分淮南** 王肥子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

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王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庚寅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

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

上患之乃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

屠嘉為丞相

張蒼免帝以右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忠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可而申

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受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

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五年

辛巳

文帝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

等屯兵以備之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

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

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乃使

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

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

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倉庾以振民

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成嘉生而惡

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

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

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

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

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

霸陵山川因其故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三寸母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常臨者皆

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

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

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

三寸母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常臨者皆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漢文帝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惟帳無文繡以示躬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丙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







